

今日视点

“不下镉中毒诊断”只是个误会？

□钟西

【新闻背景】1月29日，一则柳州市人民医院“医师一律不能下有关镉中毒的书面诊断”的网帖引发轩然大波。对此，柳州外宣办一名知情人称误会了，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是因为柳州市人民医院没有诊断镉中毒的资质，按照相关法规，医院的医师不得下有关镉中毒的书面诊断，假如有类似镉中毒的患者，应立即向柳州市疾控中心汇报。（2月1日《新京报》）

按医疗常规，作为一家综合性

三甲医院，究竟有没有诊断镉中毒的资质？恐怕得一分为二去看。笔者的看法是，对那些疑似职业性镉中毒，这家医院的确没有下职业病诊断的资质。但是，对于饮食引起的某些非职业性镉中毒，医院应该是具备这种诊断资质的。

作为一家教学性高级医院，能不能下镉中毒诊断，能下哪一种镉中毒诊断？医生们不可能不知道。不客气地说，恐怕连实习生都明白。但为什么医院管理者还格外强调这一点呢？是否存在不当行政干预呢？还是医院管理者主动想为政

府“排忧解难”？

在评价突发性污染事件的等级中，是否对人员造成危害或伤亡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。等级越高，行政问责可能越严重。作为涉嫌管理失职的地方政府，当然不希望看到有镉中毒患者的出现，他们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悄悄进行权力公关。作为官方色彩很浓厚的医疗机构，医院很难对此拒绝，就有可能选择不报或少报这类病人。

所以，“不下镉中毒诊断”的通知更像是提醒医生们，能不下这样的诊断尽量不下。

现在，医生们有没有接收过要求“不下镉中毒诊断”的通知？作为当事人，他们保持缄默，而只有医院管理者及宣传部门单一的辟谣声，如何能够打消公众的疑虑与担心？

有专家称，此次泄漏量之大为国内历次重金属环境污染事件中罕见。理性的应急态度不是尽量“不下镉中毒诊断”，不是对这种风险视而不见，回避这个众人关心的问题，而应该提醒辖区民众，对疑似中毒者进行及时的医学检验排查，如此才能将中毒的风险降到最低，赢得公众信任。

公众声音

“春节假期，大量外来人口返乡过年，工厂停工使工业污染大大减少。同时，由于不少人开车回老家或者出游，机动车尾气污染也减少很多。此外，工地施工暂停使粉尘污染减少。”

——东莞市环保局表示，春节期间，东莞的空气质量几乎是“优秀”

“有人问：怎么不设管理员？校长：6个人1年共30万工资，只要年丢书量不超30万本就值；古今中外哪本书教人偷书？偷书是受教育不够，多看书多受教育，偷拿过书也会放回书架。年终盘点，原来的10万册书变成了10万6千册。”

——宁波鄞州高级中学的图书馆无门无管理员

“有的亲戚没走完，有的回单位了。只有一个人值班，有事第二天早上来。”

——西安市大荔县政务大厅工作日依旧空荡荡

“拉这里也不碍事，就当给绿地上肥了。”

——北京一些狗主人带爱犬到后海绿化带“方便”

“文凭不过是一张火车票，清华的软卧，本科的硬卧，专科的硬座，民办的站票，成教的在厕所挤着。火车到站，都下车找工作，才发现老板并不太关心你是怎么来的，只关心你会干什么。”

——年后招聘热潮中，毕业生如此感慨

“扫街的时候，我从没想过自己是个研究生，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儿子，为父母分担一点事。为人子女，不是说给父母送多好的东西就是孝顺，力所能及地帮父母做一些事情，也是尽孝道。”

——苏州大学研二学生杨超寒假与清洁工父母一起扫大街

“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厚一个利薄的问题，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。我算了一下，银行的资本利润率不仅大幅高于工业，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，我们都说烟草是最暴利的，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，而现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。”

—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

“我喜欢北京，但只能把理想留在那里，理想没法让我买得起三四百万的房子。”

——西宁青年王鹏回老家创业

漫画漫说

“拒贿脑残论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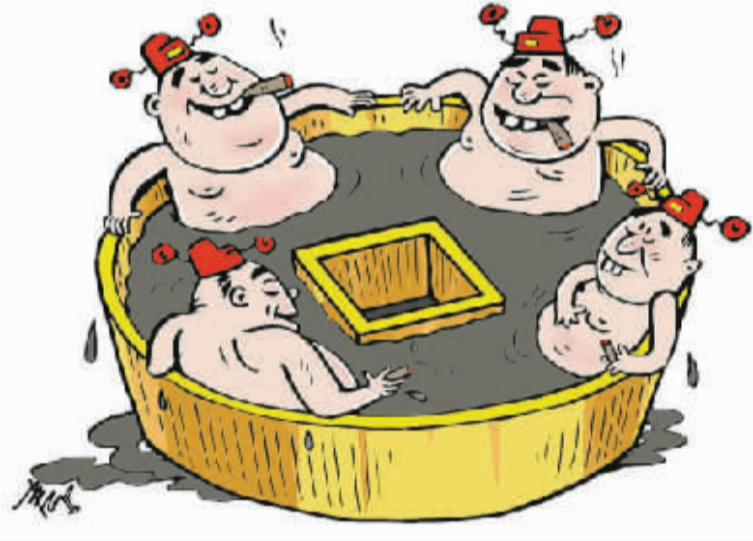
□小强/文 春鸣/图

【新闻背景】四川省眉山市原市委常委、原副市长余治平因收受贿赂338.5万元而落马。他在悔过书中写道：“我曾经告诉自己，水至清则无鱼。如果我独树一帜，拒绝别人的‘好意’，甚至上交贿款，不仅得罪人，还会被视为异类，认为我神经不正常、脑袋有毛病。这对工作无益，更谈不上树立业绩奔前程了。所以，对熟人、‘朋友’及企业家们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，我都一笑纳。”（2月1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近年来，贪官落马后，有的像小孩儿一样号啕大哭，哭自己不懂事，辜负了党的培养；有的像怨妇一样掩面而泣，如苦情戏里的秦香莲；有的却嫣然一笑，满面幸福地感谢党及早把自己抓了，要不自己会犯更大的错；有的写完悔过书后还要求在法庭上赋一首悔过诗……

余治平不哭不笑不写诗，忽然来了个“拒贿脑残论”，看似剑走偏锋，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罪行开脱：“不是我贪，是官场‘潜规则’害死人啊！”

这是污蔑，广大官员不答应！



热点纵论

“特别贫困”何以成为“特大喜讯”

□张贵峰

【新闻背景】1月30日，一则“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——中共新邵县委、新邵人民政府宣”的微博图片在网上被疯狂转载。新邵县委宣传部回应称，非授意刊登，对此不知情，已责令更改。（1月31日《东方

卫报》）

类似的颠倒错乱，当地并非第一次出现。“热烈祝贺”其实并非“不知情”，而恰恰是一种相当自然的情绪流露。

在这里，我们恐怕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，“贫困地区”的称呼虽然不好听，但随之而来的实惠却是相当可观、货真价实的。

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充分意识到，在当前我们的扶贫机制体制下，一个地区是否有机会被纳入贫困资格，与该地区是否确实贫困，实际上并不存在必然联系，甚至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。

所以，“贫困”被“热烈祝贺”背后的价值颠倒错乱，其实不只

是当地的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现行不甚科学合理的扶贫机制体制的。比如，现行扶贫体制，缺乏认定退出机制、透明的监督体制，总体上又是一个过度依赖政府主导、高度行政化权力化的机制，既缺乏自下而上的充分社会参与，也缺乏对被扶贫者权利的充分重视和尊重。

不吐不快

“春节价格”不能上得去下不来

□苑广阔

【新闻背景】牛肉56元1公斤，每碗米粉涨5毛，洗个头得花60元，出租车司机不打表……春节期间，不少市民的腰包都要因一些行业涨价而遭到“洗劫”。现在，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好几天了，那些因春节而涨的价格是否回落了？（2月1日《桂林晚报》）

很多市民都有这样一种感觉，那就是春节假期里，市场上很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，有些上涨的幅度还不小，人们往往把这种特殊时期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称为“春节价格”。

既然存在，“春节价格”有合理之处。春节期间商家牺牲休息时间，适当提高一下价格，算是对商家的一种补偿，也不为过。

但是，春节假期结束好几天了，很多商品和服务的“春节价格”却是上得去，下不来。这就让人感觉有些纳闷了，既然假期结束，开门营业的商家越来越多，市场已经逐渐恢复正常，其价格理应回归正常才对，为什么有些商家仍旧坚持“春节价格”，让消费者多掏腰包呢？

恐怕是商家不舍得轻易放弃

“春节价格”给自己带来的额外利润，采取了拖延战术，但如此受害的是消费者。

当然随着年后开业的商家增多，市场竞争充分化，春节价格会渐渐回落，但此事恐怕政府管理部门不该坐等，而当积极干预。特别是面对某些行业以“春节价格”为名结成价格联盟，更应有政府积极介入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。

欢迎投稿

我们的联系方式：登录洛阳网（www.lyd.com.cn）点击“文字投稿”；电子信箱：lywbpl@tom.com；信寄新区报业大厦《洛阳晚报·今日时评》版。